

喝茶享清福

章铜胜

鲁迅先生爱喝茶,即使是寓居东京时,也是坚持每天都要喝茶的。彼时,两角钱四两的中等绿茶,只够先生一星期的用量,可见先生喝茶之勤,茶汤之浓。

喝茶,对先生来说,与其说是一种习惯,毋宁说是先生生活中的片刻休闲,这是让人艳羡的福气。正如他在杂文《喝茶》里写的一样:“有好茶喝,会喝好茶,是一种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。”

鲁迅先生虽羡慕喝茶的清福,而他却是不常有这样的清福的。他在东京时,经济窘困,并不常有好茶喝。及至到了上海,条件好了,虽然改用小壶泡茶,所用茶叶也好了许多,却常因工作太忙,没有时间细细品茶了。想来,写出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鲁迅,与喝茶的清福总是失之交臂的,不是因为缺少好茶,就是没有空闲的工夫去品好茶,真是一种遗憾。

有好茶喝,会喝好茶,是喝茶的清福,有趣的喝茶情境,又何尝不是喝茶的清福呢?宋人杜耒在《寒夜》诗中曾写过: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寒冬之夜,窗外月明风轻,值此枯坐的寒夜,有客贸然来访,真是让人开心不已,可又

是让人着恼的事情,客人突然来,来不及备好酒菜相待,也不妨,急生炉火煮茶饷客,炉火初红,茶汤如鱼眼滚沸,以茶当酒,举杯欢饮,也是人生快事。此时,窗前月下的梅花也仿佛与往日不同了,杯中的茶,也该染上月下寒梅的几许清冽吧!

喝茶的清福,还在喝茶者的气定神闲。《景德传灯录》里记载了唐代赵州禅师“吃茶去”的公案:赵州禅师问新来的僧人,曾到此间吗?僧人答,曾到。赵州禅师说,吃茶去。禅师又问一僧人,僧人答,未曾到。禅师说,吃茶去。赵州禅师的神闲气定,让到访的僧人倍感轻松,世事无非一杯茶而已。一杯茶里,赵州禅师与僧人又喝出了禅意的几许芬芳呢。

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,爱梅也爱茶,画梅写画茶,是痴梅嗜茶的传奇人物。清人厉鄂在汪士慎的《煎茶图》上曾题诗记其事:“先生爱梅兼爱茶,啜英日日写梅花。要将胸中清苦味,吐作纸上冰霜榧。”一树梅花的清寒香冽,标榜出了彼时文人洁身清高的品格。一杯清茶的温润香浓,又洋溢着融入其中的人情之暖。汪士慎是幸运的,两者兼爱,纸上梅染杯中茶香,多了几分温情,杯中茶浸一树梅寒,有了几分润,清苦中,香润圆融,别有一番风味。汪士慎兼爱

而能兼容,将梅与茶化作胸臆之气,荡涤胸中块垒,写成纸上冰霜之花的傲世风姿,令人羡慕。这是茶的清福,还是汪士慎的清福,谁又能说得清呢?

袁枚爱茶,爱出了与众

不同的格调。他偏爱以雪水烹茶,“遇佳雪,必收取,以松实、梅英、佛手烹茶,谓之三清”,好一个生活艺术家袁枚,这样繁复的作派,有点小资的情调了,又岂是喝茶的清福。



采菊东篱下

汤青 摄

父母的养老心愿

马亚伟

重阳节前后,电视上经常提到养老的话题。我陪父母看电视,就着相关话题跟他们聊天。

我说:“爸,妈,你们的养老可以说没有一点后顾之忧。现在条件好了,国家对老年人的照顾政策也不少。你们辛劳了大半辈子,有那么多积蓄,够花了。再说,我们姐妹几个条件也还不错,你们需要什么尽管说,我们绝对不含糊!”

父亲点点头之后,沉默了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开口说:“经济上,我和你妈没有任何问题。就是怕老了以后,成了‘三无老人’,日子过得没滋没味的。”我疑惑地问:“三无老人?”父亲慢悠悠地说:“人老了,特别怕无用、无聊、无趣。很多老人身子骨还不错,

但活得跟个废人似的,什么也不干,对社会没用了,对儿女也没用,只知道给儿女增添负担。因为没用,日子过得无聊,就像村里有些人一样,每天无所事事,还笑说是‘等死队’。这样活着,可不就是太无趣了吗?没有一点生活质量和价值,活得很没意思。”母亲听完父亲的话,说:“我觉得也是,过那样的日子太难受了。”

我明白了,父母这种心理很多老年人都有,他们焦虑而落寞,生怕自己不知不觉被生活抛弃,成了可有可无的人。其实父母的养老心愿,不过是老有所养,老有所用,老有所乐。

老有所养,对我的父母来说,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他们很希望自己还能做点什么,这样才有生存价值。我对父母说:“爸,妈。其实你们健健康康、

开开心心的,对我们来说就很高。有句话说得好,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对我们来说,父母健在,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母亲叹口气说:“前几年帮你们看孩子,现在孩子也长大了,我们也没用了。”看来,真得想办法让父母觉得他们是有用的。我说:“妈,不能那么说。你和我爸的身体最重要。身体好了,干点力所能及的事,活动活动筋骨,也很不错。以后呢,你们有空就去几个女儿家多走走。小妹离得那么近,你们去帮她看超市,她可以少雇一个人,你们乐呵,她也开心。我这里也需要你们常来,你们也知道,孩子他爸的工作是一阵阵的,有时候很闲,可忙起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。他忙的时候,你们就来帮我,家里的事你们都能做得很好,有你们帮我,我肯定很轻松。”

父母听了我的话,都说:“嗯,这倒是不错的主意呢!”关于老有所乐的问题,母亲有她的想法。她说:“有时候,就我和你爸两个人在家,我们大眼瞪小眼,话也懒得说几句。人老了就怕对什么都没兴趣。这人呐,得有点爱好。你爸喜欢下棋,我喜欢听戏,年轻时我们都没空,现在老了,应该把这点爱好拾起来。让你爸找那几个棋友多玩玩,提高水平。我呢,好歹也是个京剧票友,争取多参与点活动。另外,我和你爸也可以互相带动,多培养点兴趣爱好。除了种菜,养养花,种种草,把日子过得有点滋味!”母亲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肯定,他说:“要把日子过得有点滋味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现在的生活多丰富啊,咱们还可以多跟电视上学学做菜、养生什么的,还可以跟闺女学学上网。你妈弄了个本子,专门记这记那的。活到老,学到老嘛!”

听父母这样说,我笑道:“爸,妈,你们都是明白人!你们的养老心愿,都能实现!”

瓷碗匠

谭喜爱

在那石板堂老屋弄堂
 恒升五爷坐在石墩,笑嘻嘻
 拿着一枚瘦小的钢瓷
 对着那轮月碗瓷去
 似牛蹄在青石板路,趑趄
 雪白的碗底,烙上青铜胎记

碗主人,名字清瘦如蚁
 沧海一粟,遁入碗底
 坐禅,从此灵魂有了皈依

四十多年啦
 清风还在故园上空飘荡,
 那碗碟铸魂的圆月
 仍高悬心头,熠熠生辉

老去的菜园

王国梁

深秋,菜园里大大小小的果实纷纷被采摘下来。几场萧瑟的风吹过,园子里的菜好像是感知到季节的召唤,迅速收敛了蓬勃旺盛的姿态,藤枯了,叶落了,菜园的鼎盛时期就这样落幕了。菜园呈现出一种老态,那种老态,透着几许无奈和不舍,整个菜园像一张沧桑的脸。谁舍得告别繁华盛年,走向生命的枯萎?可是,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。

我经过老去的菜园时,总会在园子里转一圈。茄子、西红柿早已没了当初姹紫嫣红的风光,植株上枯萎的茎被风吹折了,狼狈地横斜着,有些已然萎地,干枯的叶子摇曳在风中,仿佛抖动着枯瘦的手。我回忆起不久前,这里还是那么生机勃勃。紫色的茄子鼓圆了身躯,骄傲地挂在植株上,袒露着丰收的喜悦。西红柿嘟嘟噜噜的,挨挤在一起,散发着一种特有的香气。

黄瓜架、丝瓜架也不见了昔日瓜果满架的繁华,枯藤缠绕,老叶凋零,整个瓜架只剩下枯黄的骨架,偶有几只果实挂着,显出伶仃萧条的模样。那副骨架上,好像有许多密密麻麻的甲骨文,含蓄而隐秘地记载着植物复杂漫长的成长史。要破解这些并不神秘的“甲骨文”很简单,我顺着它们藤蔓生长的方向,追溯曾经的繁华。一条柔软的藤蔓,曾经结出过那么多果实。如果用重量来衡量,果实的重量不知是这细细的藤蔓的多少倍。这些看似柔软的生命,以强大的气势抒写着生命的繁华。

可是如今,菜园老了,老得如此让人心惊。老去的菜园,真像老人满脸褶皱的脸。老人不也是这样吗?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后代,最后难抵岁月侵蚀,变成这般模样。老去的菜园,有些悲壮的色彩。

菜园要“拉秧”了,就是把满地枯萎的藤蔓都收拾起来。我很喜欢给菜园“拉秧”,因为总能从枯了的藤蔓间发现果实。让我惊奇的是,很多藤蔓枯萎了,但是它们遗留的小果实却是青嫩的。它们一定是竭尽最后一丝力气,让这些果实保持青春。我们把这些果实收回家,这是菜园最后一轮的奉献。

看着这些水嫩的果实,我忽然顿悟,我对老去的菜园诸如“无奈”“悲壮”的解读,根本就是错误的。菜园把奉献当成最自然的事,它也坦然接受老去的现实。所以,菜园从始至终都是淡然的,平静的,豁达的。

菜园“拉秧”了,我们把扯下来的“秧”堆成一座小山。我心想,没关系,来年春天,菜园又会涅槃重生。这样想着,我欣慰地笑了。